

建立港版健康碼 增強疫情追蹤能力

議事論事

陳凱文

日前政府公布，部分防疫措施將會有所收緊，當中包括：取消大部分「豁免檢疫」的群組，絕大部分海外入境旅客都需要接受隔離檢疫的要求，以及增加需要掃「安心出行」的公眾場所，將會包括政府大樓，司法機關和公立醫院。可是不諱言的說，上述部分檢疫措施的收緊，其實尚未全面，尚有進一步改進的必要。

過往豁免準則彈性過大

首先，政府過去准許入境者豁免檢疫的政策，本來便有問題。畢竟，曾經接種疫苗，並不等於絕對不受感染，中外亦曾有多宗突破性感染的病例。在此情況之下，過去准許已接種疫苗的入境人士免隔離入境，本身便會形成防疫漏洞，增加病

毒從境外傳入社區的風險。另一方面，政府曾經為了方便外國電影商來港取景，於是准許外國女星免隔離入境，亦難免讓人覺得，過去的豁免準則彈性似乎過大，可見現在收緊豁免，不過是撥亂反正。

另一方面，是次收緊的措施，似乎仍未填補香港隔離酒店上的紕漏，例如：早前有新聞揭發，部分隔離酒店的餐廳，至今竟然仍接待街外顧客，而其間隔及通風系統，並沒跟隔離住客完全隔絕；又例如：早前有隔離中的外籍住客，成功從隔離酒店逃離，34小時後才被尋回，事件反映隔離酒店需要有警員派駐，以防有住客不守檢疫令，意圖擅離酒店時，能立即被派駐的警員加以控制。

除此之外，香港的疫苗接種覆蓋率偏低，以及沒有具備定位追蹤功能的健康碼，亦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根據政府公布

的數字，截至10月29日為止，只有約460萬人已接種第一劑疫苗，佔全港人口68.5%，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則只有441萬，佔全港人口65.6%，成績着實未如理想。更大的問題是，由於部分人受抗拒接種疫苗的網上文宣蠱惑，難以純粹靠獎勵措施刺激這些人打針，政府或許需要改變思路，例如以不打疫苗便會增加出行限制的方式，增加市民打針的誘因。

如此一來，具備疫苗接種紀錄及定位追蹤功能的健康碼，便顯得分外重要。事實上，現時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程式，並不綁縛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亦不會把使用者的行蹤上載至政府數據庫，造成使用者只需將其卸載後重新安裝，便能將其出行紀錄刪除，再加上大部分商場、商廈、街市、交通工具、商店及食肆，亦不強制要求市民入內前掃碼，造成政府無法藉着「安心出行」的應用，建立疫情追蹤

的能力。

不只為通關更為市民安全

是故，在健康碼的強制應用問題上，部分人至今仍將此視為滿足內地的通關要求，這種思想着實應該改變。我們必須明白：健康碼的強制應用，不只是为了滿足誰的問題，亦不只是香港需要盡快跟內地免隔離通關的問題，而是香港應否具備疫情追蹤能力，令香港出現本土個案時，能夠盡快找出其傳播路徑，盡快找出其密切接觸者和次密接觸者，並將其送往檢測或隔離，從而防止疫情在社區內進一步擴散，從而保障整體港人生命和健康的問題。

至於部分人經常在意的私隱權問題，其關鍵在於市民的私隱權跟生命權之間，究竟孰輕孰重的問題。在個人私隱權並不

影響他人的正常情況下，政府自然應當盡力保障個人的私隱權，但在香港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之時，我們並不應該為了保障某部分人所重視的私隱權，而任由香港存在防疫隱患，從而使其他市民的生命權面臨危險。

由是觀之，當涉及國民和市民性命和健康的生命權，跟相對抽象的私隱權構成衝突時，管治者應當把保障生命權放於首要位置，這也是《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4條為何會把保障公共衛生，視為締約方立法限制部分人權之緣由，亦是現行《緊急法》、《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以及政府在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下，可以頒布規例的法理基礎。換言之，推行具定位追蹤功能的健康碼，其政治哲學理由十分簡單，那便是：私隱權不大於生命權。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以西方民主危機為鑒 香港民主要實現良政善治

議論風生

楊華勇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並強調「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習主席揭示出民主的本質及初心，就是為人民解決問題，為人民謀福。一個制度是不是民主，不是看其形式，而是要看其實質，是否有利民生，有利社會發展。

西方民主換來動亂失序

欲知天下大勢，先觀百年變局。國家主席習近平「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準確研判了世界變化的大趨勢。「大變局」並不僅限於如全球化、大國博弈等國際關係領域，而是覆蓋技術、制度、知識、權力等更廣泛領域；不只是一百年的範疇，而是涉及過去五百年全球實力變遷中的數個時間節點。如何深刻理解與全面把握這個「大變局」，決定着中國對當今世界未來與中國發展的清晰認識，也會直接影響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發展。

近些年西方民主出現嚴重危機，西方民主危機在於民主失序，民主便與治理產生極大制度性張力。特別是中國防疫成功和西方社會防疫的糟糕表現、美國國會山騷亂與憲政危機等事件，使得我們對中國的民主自信得到極大提升。不僅在外交領域提出了「平視世界」方

針，即便是在民主這個問題上，我們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制度認同，開始展開與西方強國的對話和競爭。

構建政治制度的根本目標，在於以制度的力量推動一個國家或地區向前發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感；而要做到這一點，民主政治的發展就不能脫離這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情況。這些年來，香港民主發展脫離了香港的實際情況，到底是解決問題多、還是製造問題多？政制不斷開放，但帶來的卻是動亂和失效。爭取民主由一種為追求良政善治的手段，變成「民主」本身就是目的，「民主」變成政治圖騰。政府每次提出檢討政制，希望進一步發展，都會觸發更大的動亂。

過去一年，反中亂港分子從立法會絕跡，立法會出現了優質民主，愛國愛港陣營各黨派雖訴求不同，但在促進善政良治，配合政府施政的大方向上卻是一致的，一年之間就通過了24條法律草案、通過3100億元的撥款項目快速通過，令到政府施政的效率一下子大幅提高。

從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具體情況不難看出，當所謂追求民主被當作政治操弄工具時，香港就陷入泛政治化的泥沼；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出發，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重塑了更科學、合理、民主的選舉文化和政治文化，就可以構建符合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國際金融中心、經濟城市的政治制度，從而實現優質民主的不斷發展。

中央去年和今年推出兩大措施，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立竿見影，令香港由亂變治，社會恢復平靜。完善選舉制度保障「愛國者治港」，推動民主朝着健康、有序、更高品質發展，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有利於香

港繁榮穩定、長治久安，以及有效解決各種深層次問題。

共同努力為民謀福祉

中央對選委會重新構建和增加賦權，選委會改為五個界別，既有原有的工商、金融界和專業界等界別，又新增基層團體、地區組織、全國性團體的代表，使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都能在香港的管治架構得到充分代表；選委會除了原先的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職能外，還賦予選舉產生立法會部分議員和提名立法會候選人的新職能；立法會功能團體的界別與選民資格也作出相應調整，更加符合不同界別的運行特點，更利於界別民意的有效表達。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表示，香港目前有良好的局面及中央的支持，現在是砥礪前行，重新出發，為香港謀劃未來的時候，通俗一點說，即現在是「做嘢」的時候。

現在的確是「做嘢」的時候，接下來香港要確保12月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和明年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順利舉行。在新選舉制度下，對議員和行政長官有更高的要求，必須做到夏寶龍主任提到的「五個善於」，既要愛國愛港，更要以包容的態度廣納民意，顯示出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的能力，從而突破香港困局。

同時，香港當前依舊處於新冠疫情威脅下，港人要求盡早控制疫情、恢復與內地通關的呼聲愈益高漲。特區政府主動應內地通關要求而提出具體措施，總算是邁出堅實一步。接下來，特區政府應全力推進具追蹤功能的「健康碼」，用決心和魄力回應社會盡快跟內地通關的訴求。

湖北省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嚴格做好抗疫防疫工作

有話要說

譚鎮國

香港社會上支持恢復與內地和澳門通關的呼聲愈趨強烈，近日有民謝指，逾9成受訪者希望盡快通關，逾半受訪者認為隔離檢測措施對家庭團聚有重大影響。

要打開通關大門，當然要有開門的鑰匙，唯有堵塞防疫漏洞，並研究落實有追蹤功能的「通關碼」等措施，相信才能讓中央放心能維持「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大局，粵港澳才能通關有期。

新冠疫情在全球反反覆覆，各地政府都扭盡六壬抗疫，中國抗疫戰富有成效，但要穩守大局，絕不能掉以輕心。早前內地與香港官員和專家舉行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時，明確指出香港的防疫工作存在不少漏洞。

事實上，本港輸入個案比例仍高於內地，本港一天不優化檢疫流程及標準，一天也通

關無望。

非常時期，非常手段，特區政府近日推出強制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規定，市民十一月起進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等，都不再接納「填紙仔」提供資料。醫管局也宣布除部分豁免人士外，市民進入醫管局總部及公立醫院都必須掃描「安心出行」。儘管新安排惹來一些反對聲音，但防疫措施應因時制宜，而過分側重個人自由和私隱問題，控制疫情亦只能紙上談兵，難以到位。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抗疫戰中，社會各界樂見政府多走一步，但顯然強制使用「安心出行」還遠遠不足以達到通關的要求。當局當前的頭等大事，還是要拿出勇氣，按照中央對通關的要求落實好一套「通關碼」，唯有針對問題癥結作出部署，港人家庭才有望團聚，各行各業才有望復甦，社會各界才有望融入大灣區發展藍圖。

基層幫扶工作需用心去做

港事港心

吳學明

香港貧富懸殊和房屋等問題愈演愈烈，社會深層次矛盾根深蒂固。筆者認為，唯有親身看見基層的生活條件，才能知道他們對於各項需求的迫切性，才能把幫扶基層的工作落到實處。

須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理念

筆者早前響應義工活動，入戶探訪將軍澳基層家庭。其中一個家庭是公屋擠迫戶，細小的單位內一共住了7人，11歲大兒子、10歲女兒、5歲小兒子和父母5人同睡一張床，生活空間嚴重不足。孩子的母親表示，已經向有關部門申請轉換大一點的單位，唯一直未有回音。從以上個案可見，香港不單是公屋候候時間長，公屋編配標準亦欠缺靈活性，房屋長期政策的目標達不到，過渡性房屋又

只是權宜之計。政府覓地建屋若不肯大刀闊斧，房屋問題只會不斷惡化。

然而，懂得發現問題，也要勇於解決問題。在處理民生問題上，「看見」只是第一步，後續的跟進工作和提供實質性的協助才能從根源解決問題。因此，筆者除了推動基層幫扶探訪活動，還同時開展「基層50問」計劃。計劃將探訪基層時最多人提出的問題轉達到政府和相關部門，確保問題得到跟進和改善。

解決民生問題是一條漫長路，但只要有心做，沒什麼是不可能的。只有向社會發出更強烈的號召，才能喚起各界對基層人士和弱勢社群的關注，去主動了解他們的需要，跟進他們的個案，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為他們發聲，集全城力量將積極正能量散發出去。香港的未來，離不開基層的力量！

香港選舉委員會委員、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

美國反華圈氾濫深化西方矛盾

國際關係

張敬偉

美國再拉盟友圈。日前，美國、印度、以色列和阿聯酋四國外長舉行線上會議，就政治合作、貿易便利化和海上安全等議題進行探討，西方媒體將此稱為「新四方安全對話」或「中東版四方安全對話」。嗅覺敏感和不怕事大的西方媒體和分析家認為這是美國四方機制的擴大化，即從印太區域擴展到中東地區。自然，這個四方機制也被視為美國拉起的新反華圈。

美國拉起的任何一個多邊主義的圈子，都是拜登政府「美國回來」意識形態的實踐，都是為了利用盟友的力量對華實施「極端競爭」。拜登時代的「美國回來」，看似多邊主義的回歸，實際上卻是基於反華的「圈子多邊主義」，即封閉性、排他性的黨同伐異的多邊主義。美國通過小圈子逼退盟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這樣的多邊主義是對全球化的嚴重傷害。

拜登時代的「美國回來」最初對西方世界充滿誘惑，尤其是被特朗普「單邊主

義」害慘的歐洲國家。隨著美國不招打呼從阿富汗撤軍，美歐關係受挫。法國和歐盟強化歐洲戰略自主再提建立獨立的歐洲安保力量，意味着大西洋兩岸舊傷未愈又添新疤。為了附和「美國回來」，歐洲在涉港、涉台、涉疆以及南海等問題上，也鼓噪起一波波的反華喧囂。但是，這既是對美幫腔，也是歐洲意識形態所致。因此，歐洲反華和美國反華本質是不同的。和美國對華「極端競爭」相比，歐洲要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對華經貿利益上作出平衡。

「美國回來」失號召力

隨著美國將戰略重點轉移到印太領域，美歐意識形態紐帶還在，價值觀同盟尚存，北約安保同盟關係也會維持，但在美國反華戰略的天平上，法德等老歐洲國家已非重要砝碼。

美國正在打造核心反華圈。一是建立美澳日印印太四方機制，二是與英澳成立AUKUS聯盟。兩個核心反華圈讓原有的反

華同盟圈泛化了，「美國回來」的多邊主義招牌也失去號召力。且不說美歐之間因為阿富汗撤軍和AUKUS出現的罅隙，歐洲最關心的美國重返伊核多邊協議也毫無進展。至於美國加入巴黎氣候協議，拜登政府急於搶盟主地位，且將之作為反華籌碼。

更重要的是，美國戰略轉移到印太區域反華第一線，更讓歐盟失落。後疫情時代的供應鏈緊張導致能源危機，歐盟擔心美國戰略轉移難以應對來自俄羅斯的能源博弈。美國對俄德天然氣項目的攪局，更嚴重分化了德國和東歐國家的矛盾。因此，美國打造兩個核心反華圈，雖然給中國帶來了地緣政治壓力，但大西洋聯盟關係也在弱化。

「五眼聯盟」也因美國親疏遠近而分化。美英澳的AUKUS聯盟不僅嚴重傷害了法國利益和歐洲感情，也將加拿大和新西蘭兩個「五眼同盟」中的英語國家排除在外。因此，對於AUKUS幫助澳洲發展核潛艇，新西蘭明確反對澳洲核潛艇進入新西蘭領海。在對華關係中，新西蘭也將政治

意識形態和經貿關係分得很清。

美國在印太組織核心反華小圈子，看似收穫了反華小夥伴，卻失去了美國曾經擁有的全球盟友大圈子。關鍵是，美國反華小圈子越小，西方世界越能看清美國多邊主義的虛偽性。當美國盟友基於多邊主義的利益關切被美國選擇性忽視——如伊核多邊協議，美國構建的盟友圈也就從泛化到消解了，美國功利虛偽的多邊主義也就破產了。

「盟友」內部各懷鬼胎

即使在美日澳印內部，印度也不會成為美國堅定的反華棋子。中印固然有領土爭端，印度對華發展也存在瑜亮情結，但這個南亞國家最大的目標是發展。因此，印度加入美國主導的四國機制，是假美國之力反華，而不甘願成為美國的反華棋子。除了四國機制，印度也有不結盟的傳統，也和中國同為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的成員。英國具有投機主義傳統。在歐盟，英

國要做大西洋兩岸的協調者；脫歐，是為了強化自己主體地位。因此，英國加入AUKUS、申請成為CPTPP成員，甚至向南海區域派出軍艦游弋，除了彰顯失落帝國的存在，就是為了擺脫脫歐的孤寂感，當然也是為了借力美國重建大國夢想。因而，英國對美國而言，其實靠不住。

只有日本和澳洲，才是美國最鐵桿的反華小夥伴。但是日本澳洲對華貿易嚴重依賴，因此也不可能全力配合美國反華。再看美國、印度、以色列和阿聯酋四國機制，美國要想到反華目的更不可能。印度加入其中是為了本國能源安全，以色列和阿聯酋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擁護者和獲益者。美國和以色列雖是鐵桿盟友關係，但針對的不是中國而是伊朗。所以，這個四國機制是各取所需的鬆散利益體，不可能成為反華工具。

美國反華圈氾濫不僅是多邊主義的反動，也讓美國變成孤家寡人。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